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六

釋編

學類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蒞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閑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
共定者咸爲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尙有干戈
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
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時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
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
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
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
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
堂生言易自菑川出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繼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嚮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學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
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
賢才焉謹與太常臧

漢書

百官表

禮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禮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宜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遷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漢儀命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

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睢陽大小夏侯書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善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

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
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
帶縉紳之人圓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
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白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密舉。自安帝攬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乃更修費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立五經，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避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
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膝屨、及王允所收而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矣、後長安之
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
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
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
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
廬暫建、推其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
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嵬穴以合一家之說
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鑿
悅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
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諛諛之學各習其師也且
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朝綱
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疆
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上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

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武、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祗尚儒術、轉興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八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辯之徒以文史達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齋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燕齊趙魏之間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

於邊朔長于戎馬因魏氏喪亂屬余朱殘酷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于國學又于顯陽殿詔祭酒劉廙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時初遷都于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于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遺郡李同軌繼之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遷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

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唯濟南之在儲宮、
性謙聰敏、頗自砥礪、餘無聞焉、齊氏司存、或失其守、
師保凝丞皆實勤、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
學、生徒數十人耳、胥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
發、廣平宋游鄉而已、自外莫見其人、齊制諸郡並立
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過充、員士流及豪富
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屬懷、又多
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
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
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明皇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于是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其後命輪軒而致玉帛徵沈重于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以熊安生以殊禮抑亦近待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隋文膺期纂歷觀釋奠之禮博士替縣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與于是起擢奇雋厚賞諸儒中州之盛

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以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潯州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書儒學傳序

段陽修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絲，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寔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同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紛紛。

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通考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証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
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
不中用者所聞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
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于
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
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
廢削而竝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
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
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七

圖書編

學類

說心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說性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三綱五常考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

武周曰達
字作有原

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鈞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漢高帝詔曰：「人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稍玉，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
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柰何更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
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
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
就千秋節。

詩皇矣之二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
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其一章
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

灰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行葦忠厚也。其一章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達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凶。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

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滌、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
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
亦莫我有、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

杖、杜、刺、特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杖之杜、其葉滑滑、獨行踽踽、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
弟、胡不飲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按角弓

杜三詩正棠棣
行帶之反也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厥人忠厚
之責公此
涉私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弟子之道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死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乃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敖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卬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緇車，令縣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而

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歿。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歿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歿。于是上乃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塋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

庶足大過
非待辱德
之罪也

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謚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臨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帝於待淮南王不得爲無過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得已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學術辨二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水堅於東。霧釋於前。雲滂於後。嗷嗷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持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一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

別長幼序朋友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學者，亦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習，記誦之煩，詞章之摩，濫功利之馳逐，但使之義序別，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者，或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古之學朴
如此益不
苦無能之
也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而不以崇卑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屈。當是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卨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

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辨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臯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

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謙。技。能。非。所。論。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異
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
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
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
倣。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
人。苟。一。時。之。裨。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
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關。爭。劫。奪。不。勝。其。福。斯。人
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
慨。然。恐。傷。蒐。獵。先。聖。之。典。章。法。制。而。擬。拾。修。補。於。煨

請至此宜
以矣

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以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誦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譁跳跟，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遊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

好佛老特
好功利之
別名

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
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
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
事之實。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事業而
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
雖嘗替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
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
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
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
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
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
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
其譽。記誦之廣。遠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遠以行其
惡也。聞見之博。遠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遠以飾其
偽也。是以臯夔稷卨所不能兼之事。今之初學小子。
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
其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
別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
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

亦在此
亦在此

之教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
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
世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
生斯世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
而險艱乎嗚呼亦可悲也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不
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梭本塞源之
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
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

者吾誰與望乎

陽明集

傳經諸儒之派

周易

○商瞿 馯臂 矯疵 周堅 孫虞 田何

孟喜 焦延壽 焦贛壽 京房 姚平

卜寬 田孫 施讐 白光 翟牧 殷嘉

周孫 趙賓 戴崇 乘弘

田何 上同 楊何

張禹 彭宣 魯伯 毛萇 如

服生 邴丹

周霸 衡威

衛胡 梁丘賀 梁丘臨 五鹿充宗 士孫張

主駿 鄧彭祖

八 三 前 頁 長 一 二 中 上 第

易更四聖或曰三聖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世歷三古謂伏羲爲上古文周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而商瞿者孔門七十弟子列也授經爲真其傳自魯燕東武以至於齊田何何故齊王族也漢初例徙關中于是易人中朝自何以上源出于一自何以下流分爲四而施孟梁京之學立矣房或云楊何弟子或云受易焦延壽或云京門人爲梁丘賀然房之學太抵從焦延壽焦嘗從孟喜孟氏四家之外又有高費二家之學高相授毋將水費直授王璜皆無師傳專言災異相自言出于丁寬石渠之議梁丘賀立博士光武初

始立四家博士戴寶劉昆爲施氏注丹安任雒陽鴻
爲孟氏范丹楊武張興爲梁丘氏戴隗滿孫期爲京
氏劉向以中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亾
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其後又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
虞翻陸續王弼之屬漢志易有十三家唐七十六家
宋一百四十家皆周易也連山易已亾周劉炫作偽
易十卷歸藏十三篇隋時始出僅存三篇皆無師傳
皇明惟朱子本義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修易經
大全行于世

尚書

伏生

歐陽和倪寬歐陽生其歐陽高

張
牛夏侯都尉夏侯
夏侯
曹曾曹祉

歐陽欽

禮震

其歐陽地餘

歐陽政

陳弁丁鴻

歐陽高

朱晉

岑尊

車常

鮑宜

殷崇

陳翁生

龔勝

夏侯勝

夏侯建

張山拊

周堪

許商

牟卿

孔霸

孔光

王吉

吳章

唐林

煥欽

假蒼

秦恭

馮賓

鄭寬中

趙玄

李尋

張無故

唐尊

書纂自孔子上斷于堯下訖于秦秦燔書禁學濟南
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
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子學宮然歐
陽八世傳業至光武時歛學大行門生千人又爲司
徒封侯牟融張訓爲大夏侯氏王良爲小夏侯氏其
後三家俱亡于永嘉之亂而古文之書始行于六朝
伏書二十八篇孔書五十八篇朱子曰熹嘗疑孔書
是假漢志尚書九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四十三家
皇明惟尚書纂沉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書經
大全行于世

古文尚書

○孔安國都尉朝庸謂胡常徐敎

王璜

塗惲

桑欽

古文尚書出孔子宅壁中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徃入其宅聞鼓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孔安國得其書獻之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惜其脫出不獲列于學宮東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七

學類

五

俗名可
眼能
可况六
若乎

京杜林最好之賈逵馬融鄭玄之屬爲作訓鄭然石
經卒從伏氏晉鄭冲又好之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
授減曹曹授梅順爲豫章內史上其書而有缺典至
隋始備蔡大寶劉炫之屬皆宗之而孔學大行然姚
方輿所上舜典多二十八字識者終不能無疑焉西
漢又有東萊書百二篇黜爲僞書乎當周敝皆經師
共勸留之不能得二子之留豈非以中書所校者乃
伏氏之書不可盡據歟然其篇目有九恭典寶原命
肆命與書序相照豈亦有可留者不得以焚並之而
廢之宋元豐中唐州民家得三墳書晁氏武云亦僞書

游方詩

○韓固生夏疾始昌 后蒼

翼奉 師丹 皮容

匡衡 滿昌 張耶

關門慶忌 蕭望之 伏理

趙綰

韋賞

王臧

韋玄成

浮丘伯

○浮丘伯 申公

瑕丘江公

韋賢

唐長賓

徐公

王式

張長安

許晏

褚少孫

張遊卿

薛廣德 龔舍

王扶

韓詩

○朝嬰

賁生

趙子——蔡誼

食子公——栗豐——張就

王吉——長孫順——髮福

毛詩

○子夏——申生——毛亨——毛萇——貫長卿

——解延年

——陳俠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刪詩存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生。傳伏恭任末爲齊詩，魯申公傳包咸、高詡、魏應爲魯詩，燕韓嬰傳薛、漢召馴、澹臺敬伯爲韓詩，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傳謝曼卿、衛宏、賈逵、鄭衆、馬融、鄭玄爲毛詩。宏作小序，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齊、魯、韓三家並立于學官，毛詩至漢平始得立。齊詩亾於曹、衛，魯詩亾于西、晉，韓詩內傳亾于情三，詩既亾而毛傳獨行。蓋大毛公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子夏，其說多合。

于金縢儀禮國語孟子諸書。自漢晉至唐宋皆用其說。至鄭樵作毛詩辨妄。以己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主鄭玄。鄭玄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爲十四國世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詩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二家。皇明設學造士。專主朱子集傳。而諸家之學止備參考。成祖命儒臣纂詩經大全行于世。

公羊傳

天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

公羊壽

頁禹棠谿惠真都

嚴彭祖王仲

東門雲

公羊壽

董仲舒褚大

王彥

胡毋子都

麻公睦孟顏安樂

劉向左咸

段仲溫

冷豐馬官

呂步舒

徐公弘孟卿蹀廣筦路孫寶

左傳

左丘明 曾甲 吳起 吳期 鐸椒 虞驩

孫卿 張蒼 賈誼 貫公 張禹 尹更始

程方進

尹更始

尹咸 劉歆

胡常 賈護 陳欽 王莽

穀梁傳

子夏—穀梁赤—孫卿—申公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

榮廣

丁姓—申章

周慶

子—孫

胡—蕭—秉

皓星公—蔡千秋—尹更始—尹成

劉向

房鳳

翟方進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周室旣微，載籍殘缺，仲尼因魯史以成春秋，厥後則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三家惟公穀立于學宮，余讀子夏喪服傳，乃知公穀之文有所本焉。三傳之行，公羊獨盛，蓋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顯，其後顏、嚴二氏之學益廣。武帝爲之立顏、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開五傳者也。穀梁之傳甚寡，惟戾太子好之，宣帝爲立博士，亦掛劍之意也。卒不著，東漢謝詠、穎容爲左氏。張玄爲顏氏，丁恭、周澤爲嚴氏，又有李育、何休、盛稱。

公羊爲墨守而穀梁寢微矣。歷漢魏西晉至南渡始
得范武子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
一百二十九家。皇明惟春秋胡安國列于學宮。至成
祖命儒臣纂脩春秋大全行于世。

禮

尚室生

徐生

徐襄

徐是

公戶滿

祖公

單次

聞人通漢

方梁

蕭奮

孟卿

后倉

戴德

徐良

閻公卿

慶昔

慶咸

戴聖

橋仁

楊榮

夏庚敏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減去其籍漢與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二篇訖于孝宣之世后蒼訖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禮古經出于魯淹中。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所傳儀禮也。戴德傳記十五篇大戴禮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也。西漢慶氏與二戴並傳。東漢止立二戴博士。後惟曹褒父子宗慶氏。學漢末惟鄭玄宗小戴記爲之注通儀禮。周禮爲三禮。漢志禮十三家。唐志六十九家。宋志六十四家。樂志雜于禮記中。凡六家。漢惟制氏以

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皇明惟陳澔禮記註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禮記大全行于世。

周禮

劉向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鄭衆

賈逵 馬融 鄭玄

秦用苛政與周官相反故禁焚獨慘至漢孝武是書始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故不立博士成帝詔劉向校錄經傳子歆繼之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得列叙著于錄畧而里人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說鄭興與子衆及賈逵徃受業焉由是議郎衛仲南郡太守馬季良皆著周禮解詁林孝存曰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

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玄偏覽群經以爲經世大法具載周禮故能答林碩之論網羅衆家爲之條注陸德明爲之釋文唐賈公彥爲之疏而後周禮大行于世

翼奉

江翁

長孫

后蒼

張禹

孝經 顏芝 顏貞

按孝經自魯共王得之孔壁皆蝌蚪書人無識者孔安國以今文考定書之竹簡唐玄宗自註詔元澹爲疏始立于學官有顏經十八章孔安國傳二十二章劉向從顏氏

齊論語

二十二篇有問
王知道二篇

王吉

張禹

王吉

庸譚

韋賢

韋玄成

魯論語

二十篇

夏侯勝

蕭望

夏伋建

張禹

古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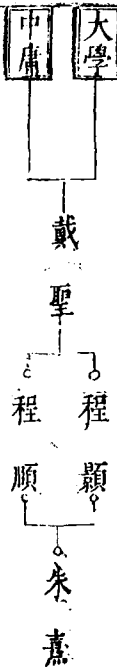
二十一篇分卷
子張問爲二篇

孔安國

扶卿

按王克云、武帝得論語于孔壁中、皆名曰傑、孔安國以古論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漢安昌侯若、魯論于

夏侯建又從王吉授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禹以授成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列于學宮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爲之注魏何晏又爲輯解梁陳時惟鄭何立于國學皇明惟朱氏論語列于學宮而成祖命儒臣纂脩論語大全行于世



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官、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爲之章句、或問、通稱爲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官、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

陸善經

註七

○趙岐

註十

孫奭

疏

孟子

丁公著

音釋

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趙岐陸善經爲之註。張鑑丁公著爲之音。一至宋始列于經。而孫奭爲之疏。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又說孝經爲政。趙岐云僞書也。漢文嘗置孟子博士。王充馮休李暹司馬公林慎思鄭原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凡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書。皇明惟朱子所註孟子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孟子大全行于世。

郭璞

樊光

爾雅

○周公——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劉歆

孫炎

爾雅舊附孝經。六書爲小學之書。隋經藉志以附論語類。至唐陸德明始爲周公之書。列于經。趙岐云。孝文嘗立爾雅博士。然史漢無徵焉。嘗考之前代。小學一書。古者八歲入小學。故保氏掌教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人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以六體。試之六體。

楷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字也古例書必同文不知以圖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証人用其私皇朝文祖輯洪武正韻一書行天下令科試行移一以是書爲準